

聯合文學

紐約♥ 文青之戀

The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

艾黛兒·瓦德曼 Adelle Waldman 著 侯嘉珏 / 王遠洋 譯

紐約



文青之戀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

艾黛兒·瓦德曼 Adelle Waldman 著 侯嘉珏/王遠洋 譯



U STORY

007

紐約文青之戀

The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紐約文青之戀 / 艾黛兒·瓦德曼(Adelle Waldman)

著：侯嘉珪、王遠洋譯。-- 初版。--

臺北市：聯合文學，2015.06

336面；14.8X21公分。-- (UStory；7)

譯自：The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

ISBN 978-986-323-121-9 (平裝)

874.57

104009157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15年6月初版

定價：340元

Text Copyright©2013 by Adelle Wald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2015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323-121-9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作者／艾黛兒·瓦德曼 Adelle Waldman

譯者／侯嘉珪、王遠洋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李進文

主編／陳惠珍

責任編輯／黃榮慶

封面設計／小子

資深美編／戴榮芝

業務部總經理／李文吉

行銷企劃／李嘉嘉

財務部／趙玉瑩 韋秀英

人事行政組／李懷瑩

版權管理／陳惠珍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78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轉5107

傳真／(02) 2756-7914

郵撥帳號／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 — m a i l : 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4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紐約



文青之戀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

艾黛兒·瓦德曼 Adelle Waldman 著 侯嘉珏王遠洋 譯

獻給我的父母，愛德華與賈桂琳·瓦德曼

To give a true account of what passes within us, something
else is necessary besides sincerity.

—George Eliot, *Romola*

為求我們身上種種經歷之真實描繪，除去誠懇以外之物是為必要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

誌謝

很幸運地，能擁有難以置信地在支持我的早鳥讀者。我要感謝梅莉莎·弗拉許曼（Melissa Flashman）和萊恩·洛比（Ryan Ruby），他們在本書正在完成時就逐章地閱讀了。萊恩，你做的逐句編輯真是太棒了，我也很感激你和我談了許多關於奈特這個角色。梅（Mel），妳不落人後的熱忱幫助我相信這本書。

我也想感謝史黛西·凡涅克·史密斯（Stacey Vanek Smith）不僅支持這部小說，還有開始前的嘗試。史黛西，我永遠都會以愛來思考在奈特成為明日之星前，我們討論依莎貝爾（Isabelle）、愛比（Abby）和湯姆（Tom）的那些講很久的電話。卡琳·芙蘿拉（Carlin Flora）也讀了比其他人所該讀的份量還要重的草稿。卡琳，我從妳對小說角色和感情關係的敏感度和洞察力中獲益良多。

蜜雪兒·歐蘭橘（Michelle Orange）、梅林·圖瑪尼（Meline Tournani），和葛瑞·塞諾維茲（Gary Semovitz）都很慷慨地閱讀並體貼地回應。梅根·胡絲塔也給了

超棒的回饋。

我還要感謝安東尼·馬德里（Anthony Madrid），他對我第一版草稿的意見幫助了我想出第二版。還要謝謝你多年又多年以來那最不可思議的友誼和可思議的對話。你教了我好多事情。幾年前如果我沒在圖森（Tucson）遇見你，我不知道我會是什麼樣子。

也謝謝丹·雷伊（Dan Ray）、盧·儒斯（Lou Rouse）、麥特·龐茲（Matt Bonds），和邁爾斯·博金斯（Myles Perkins）讓我聽了好幾年男人間的話題。

我很感謝我的作家經紀人，伊萊斯·錢尼（Elyse Cheney），逼我把小說強化到極限而且還讀了數不清次。此外，莎拉·瑞儂（Sarah Rainone）是一位有敏感度、洞察力和創造力的編輯。我很感謝她優秀的編輯技巧。多虧有為了這部小說不停工作的艾利克斯·約伯（Alex Jacobs）和提供新觀點的塔妮雅·史特勞斯（Tania Strauss）。

有人跟我說這些日子以來，編輯都不編輯了。但一提到我在Henry Holt出版社的敏感度高又極為機智的編輯芭芭拉·瓊斯（Babara Jones），這話可就大錯特錯了。也謝謝喬安娜·列文（Joanna Levine）、肯恩·羅素（Kenn Russell）、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r）、薇奇·海爾（Vicki Hare）、大衛·蕭梅柯（David Shoemaker）和Henry Holt出版社的所有人，再額外由衷地感謝那位接納我執著地在文本上做標記

的人。還有，我要感謝湯姆·艾佛里（Tom Avery），他的熱忱對我意義重大，以及在William Heinemann出版社的各位，尤其是蘇珊娜·迪恩（Suzanne Dean）。說到英國，也謝謝娜塔莎·斐爾威爾（Natasha Fairweather）。

我也要感謝我的兄弟們，他們是傑夫（Zev）和史提夫·華曼（Steve Waldman）。傑夫，你做的逐句編輯真是太棒了。史提夫，這幾年來沒人比你更能當一個邏輯好又善良的冠軍。我的表親威荷米娜·華曼（Wilhelmina Waldman）這幾年也給了我很大的支持。

而當然，我要給從不建議我去找個「真的」工作又對我超乎想像地好而且支持我的父母親一個大感謝。你們的愛和耐心看著我走過許多還不算大的危機。

最後，謝謝我不可思議的丈夫，伊凡·休斯（Evan Hughes），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關於書寫和所有其他的事。伊凡總是把我寫小說這件事當成我能做的事情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他是一位聰明的編輯和很棒的人類觀察家，還聽了一堆沒完沒了的奈特和公司的事。伊凡，要說沒有你我無法完成這本書一點也不假——撇開這點不談。我無法想像我的生命裡沒有你。

第一章

等他要假裝沒看見她時，已經來不及了。茱麗葉早已眯起眼睛認出了他。有那麼一剎那，她似乎很開心在擁擠的街道上認出熟人的面孔，但緊接著她意識到了他是誰。

「奈特。」

「茱麗葉！嗨，妳好嗎？」

她一聽到他的聲音，不由自主皺了一下眉頭，奈特也笑得很不自在。

「妳看起來好極了，」他說，「《期刊》進行得還好嗎？」

她眼睛閉了一下。「很好啊，《期刊》進行得很好，我也很好，一切都很好。」

她手抱胸前，開始一副若有所思的從他額頭正上方盯到左方。她頂著一頭蓬鬆的深色頭髮，穿了件繫腰帶的藍洋裝和黑色運動外套，袖子則捲到接近手肘。奈特瞄了一下茱麗葉，接著是路過的人群，後來又回到了她身上。

「妳是要去搭地鐵嗎？」他問，朝轉角的地鐵入口抬了抬下巴示意。

「真的假的啊？」茱麗葉的嗓音變得有些沙啞激動。「真的假的啊奈特？你要跟我說的只有這些嗎？」

「茱麗葉，拜託好不好！」奈特後退了一小步，「我只是覺得妳可能在趕時間而已。」

實際上，他也真的是在擔心時間，艾莉莎的晚餐派對他已經遲到了。他摸了摸頭髮，自己那頭濃密的頭髮，這樣向來能讓自己安心一點。

「好啦，茱麗葉，」他說，「我們不必這樣吧。」

「噢？」茱麗葉的姿勢變得僵硬，「不然應該怎樣？」

「茱麗葉——」他正要說就被她打斷。

「你好歹也……」她搖了搖頭，「唉，算了，不值得。」

我好歹也怎樣？奈特想知道，但他想像著自己要是太晚出現，導致艾莉莎所有的客人都得等他才能開飯，儘管聽他道著歉，她還是會帶著微微的鼻音說「算了」，完全不理會他當時那副受傷又喪氣的表情，彷彿她過去老被他突如其來所做的壞事給嚇著，所以如今聽到早就習以為常，不以為意。

「茱麗葉，妳聽我說，見到妳真的很棒，妳看起來也很好，但我真的該走了。」

茱麗葉仰了仰頭，身子似乎快縮成一團。奈特看得出來，因為很明顯。他把他的話解讀成一種拒絕。頓時他感到很內疚，在他眼中，她突然不再是個和自己作對的人，而是一個容易受傷又悶悶不樂的年輕女子。呃……應該還算年輕吧。他很想為她做些什麼，說些殷切真誠又善良的話。

「你這個爛人。」她趁空檔摺下了這句話。

她匆匆看了他一眼，便轉身快步往河邊及河岸一整排的餐廳和酒吧走去。奈特差點就要脫口喊她，至少他想嘗試能否稍稍緩和狀況，只是，他還能說什麼呢？況且已經沒時間了。

茱麗葉逐漸遠去的步伐相當堅定，但她的動作又是如此僵硬，有如一個人腳上的鞋已讓自己痛得要命，卻又執意不讓別人知道那般。就這樣，她的身影逐漸消失在遠方，奈特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往相反方向走去。夜幕低垂，人聲鼎沸的街道似乎不再散發出節慶的氣氛，反而瀰漫著一股殘敗和嘉年華會的詭異。此時有三名墨鏡推戴在頭上的年輕女子，揹著皮包，啪嗒啪嗒地拍著臀部，就這麼擋在他的前面。當他從她們身旁繞行而過，最靠近奈特的那名女子用手繞了繞自己頸部周圍金黃色的波浪捲髮，並用一種女王蜂般的鼻音跟她的女伴說話。她朝他這方向瞥了一眼。他不清楚她臉上那鄙視的表情是真的，還是來自想像，只覺得自己頓時成了眾人焦點，彷彿茱麗

葉方才所對他的羞辱已在他身上留下印記。

走過幾個路口後，人行道變得較沒那麼擁擠。他開始加快速度，同時也為自己如此匆促感到惱怒。所以茱麗葉討厭他了。但那又怎樣？她這麼對他似乎不公平呀！

好歹要怎樣？事情發生時，他也才跟她約過三、四次會。那事誰都沒錯。當他一發現保險套有破，他就立刻停止了。要是沒有及時這麼做，可是會鬧出「人命」的。他很清楚這點，因為他不是那種跟女人上過床——特別是保險套破了之後——就拔腿落跑、消失無蹤的人，相反的，全名奈森尼爾·派溫（Nathaniel Piven）是後女性主義下的產物，他在八〇年代度過了他的童年，說得中肯一點，應該說他在九〇年代接受了後女性主義的大學教育，學到所有有關男性的特權。此外，他還比一般男人更有良心、更有道德感。

不過，仔細想想當初自己的狀況吧（如今奈特輕快的走著，想像自己正在一群聽眾面前為自己辯解）。他告訴聽眾，大家都普遍認為身為女性的她承受了最糟的後果（後來當然也是如此），但這對他來說也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他，正值而立之年，事業終於正起飛——這可不是他二十幾歲時必然，甚至極有可能發生的結果——卻在此時突然面臨一個問題，也就是自己會不會當起爸爸？這顯然會改變所有的一切。但這又不是他所能決定，而是一個他談不上熟（對，他是和她有過關係）且稱不上他女友的人所

決定的。他感到自己就像從小時候每週四下午所看的某部課後特別影集¹（after-school specials）中赫然驚醒，裡面的道德觀，就是只有準備要跟一個女孩子生兒育女才能跟她發生性關係，但這觀點似乎向來狗屁不通。一個來自中產階層且自重自愛的年輕女孩，即將成為大學生、未來富有的年輕教授，一個能夠未來也許經營跨國公司、贏得諾貝爾獎、獲選成為首位女總統等等所有一切的人。這樣的年輕女子會如何抉擇，而讓自己懷上孩子，進而變成當今空泛的政令宣導中所謂的「統計數字」之一？

當茱麗葉宣布了懷孕的消息，奈特自己設法解決這事以來，才瞭解到這些年來狀況早已今非昔比。像茱麗葉這樣一個堪稱富裕的三十四歲教授，她在看待整件事況的角度，可能和一個毫無牽掛、追求任何可能的年輕人截然不同。或許她對於未來命運將會如何已經不再樂觀（舉例來說，就當上首位女總統這事似乎就不太可能），也許她對男人和約會變得悲觀，可能把這當成是自己最後一次當上媽媽的機會。

奈特的未來取決於茱麗葉如何抉擇，但他非但做不了主，甚至不能過度干涉、左右她的決定。他就坐在茱麗葉家客廳裡藍白條紋相間的沙發上，手裡拿著杯茶（茶

1 乃1972年由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所發明的詞彙，此一系列的小型電影著重在爭議性高或相關的社會議題，通常都在放學的午後播出，主要觀眾群為學齡中的孩子，特別是青少年。

喔！）然後和她聊著天，討論整件「狀況」，倘若他暗示得太過明顯，透露出自己比較傾向把寶寶、胚胎或隨便大家怎麼稱呼的玩意兒給拿掉，似乎就會被冠上禽獸的罪名。（奈特全然支持女性選擇的權利，還有其他相關的片語詞彙觀念說法等等）。於是他就坐在那裡，說著該說的話，說那是她的決定，不論她想怎樣他都會支持之類的，但他如果只在聽到她以「我是個自以為是、正經八百的新聞記者」般嚴肅的語氣說著「顯然拿掉才是合乎常理的解決方式吧？」才能鬆一口氣，那麼誰能怪他呢？即便聽到這麼說，他也不表露出任何情緒，還用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慎重語氣告訴茱麗葉，要她好好考慮。他都做到這樣了，誰還能怪他？

這麼說吧，她能，顯然她也這麼做了。

奈特在轉角停了一下，有輛深褐色的計程車緩緩駛過，司機還望了他一眼，看他是否有意搭車。奈特揮了揮手，示意車子開走。

緊接著跨越街道時，他開始確定茱麗葉所怪的，其實是他的反應——不論那反應有多麼得體——她怪那反應再再說明了他並不想當她的男友，更別說是她孩子的爸爸。這整件事都太個人了。你正在決定自己要不要答應這個可能的交往對象。就表面看來她摻雜了兩個自我：未來的寶寶和自己。還是把她所存在過的痕跡完全抹去。當然，這也會讓你聯想到狀況要是不同，整個結果也就不同——他想像著：特別是你是

個女人，而且就某種程度你很想有個孩子的狀況。奈特坐在茱麗葉的客廳裡，很訝異自己內心居然感到糟糕、難過，並對自己薄弱又隨便的性欲（對當時的他來說似乎就是這樣）竟把自己給帶到這番如坐針氈又惺惺作假的地步感到噁心。

但這就讓他像個爛人嗎？他從沒承諾過她任何事。他在派對遇見她，覺得她挺迷人、喜歡她而想進一步更了解她。除此之外，他一直小心翼翼不給予過多的暗示。他告訴過她，他得專注在自己的事業上，他並不想交往，她也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但他能肯定的是，當時他若能對她說：「茱麗葉，聽著，我們對不起這個孩子，但或許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我們能再懷上一個……」這整件事情的結果就會截然不同。然而他仰慕的是茱麗葉圓滑認真的態度、活潑自信的氣質，那種仰慕乃是出於理性，一種對於她這類女孩的敬仰，而非出於男女之間的激情。實際上，他覺得她滿無趣的。

但她期望他怎麼做，他都盡其所能去呈現、去滿足。即便他賺的錢比她少，拿掉孩子的錢也是由他支付。他陪她前往診所，整個手術過程中就和一群群相差無幾、不停瘋狂敲打著手機小鍵盤的青少女坐在像宿舍前廳看到的那種防污長椅上等著。結束後，他搭計程車送她回家，除了離開公寓替她拿藥、帶點雜貨，其餘時間他都陪她在家看著電影、喝著小酒，他倆就這麼共度了愉快又異常處得來的一天。最後到了九點左右，他起身要回家，她才隨著他到門口。

她專注的看著他。「呃……今天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糟。」

同樣的，此刻他也感到格外柔情似水，用拇指撥去了她臉頰上的秀髮，並在上面停留半晌。「對於妳得經歷這些，我真的感到很抱歉，」他說。

幾天後，他致電關心她是否好轉。

「還有點痠痛，但沒啥大礙。」她說。

他說他很高興聽到這消息，接著是一陣長長的靜默。奈特清楚自己應該說點五四三，不然就是岔開話題。他張嘴想說，但一陣恐慌的預感卻頓時襲來：這通電話會導致自己跟別人糾纏不清、沒完沒了，從那天在茱麗葉公寓到普遍看個電影約個小會，這所有一切都夾雜著一絲責任感，卻又伴隨著類似給人機會的意味，讓人不禁心裡發毛。

「我得掛了，」他說，「很高興妳好多了。」

「喔，」茱麗葉倒吸了一口氣，「好……那再見。」

或許在這之後他應該再關心一下後續。當他轉了個彎、往艾莉莎所住的街道而去，奈特承認自己是應該在幾周之後打通電話或者捎封電郵，但在那個時候，他不清楚自己去電對方歡不歡迎，對她來說，電話可能又會讓她痛苦的憶起這件早就想要遺忘的事，況且奈特不知如何啟齒，又剛好分心在忙其他生活上的事。是說她也可以打